

长篇纪实文学

断翅飞翔

一部用再植成功的断手写成的心灵之书，
一个普通女工感受到的人间真情，
一段复杂社会历史的真实再现，

陆政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曲张扬生命意志的凯歌。

一部用再植成功的断手写成的心灵之书，
一个普通女工感受到的人间真情，

一段复杂社会历史的真实再现，
一曲张扬生命意志的凯歌。

用再植成功的断手写成的心灵之书，

一个普通女工感受到的人间真情，

PAPER

一曲张扬生命意志的凯歌。

一段复杂社会历史的真实再现，

断翅飞翔

陆政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断翅飞翔 / 陆政英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5

ISBN 7-222-03480-3

I. 断... II. 陆...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6053 号

组稿编辑: 高 亢

责任编辑: 宋家宏 王 川

封面设计: 鞠洪深

断 翅 飞 翔

陆政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70 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22-03480-3/I · 1014

定价: 20.00 元



作者近照

——此书献给云南人民、
献给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献给为我成功地再植了断手的医生丁建华、方睿才、
李雄、苏树言、刘永盛和护理过我的护士姐姐们，
以及所有关心、爱护过我的人们……

我把妈妈给我的、会跳采茶扑蝶舞
漂亮指尖动作的、画过连续 80 小时石膏
素描的、缝补衣裳鞋袜的右手，弄丢了！

那是 1964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1 点。

那一年，我 19 岁。

——题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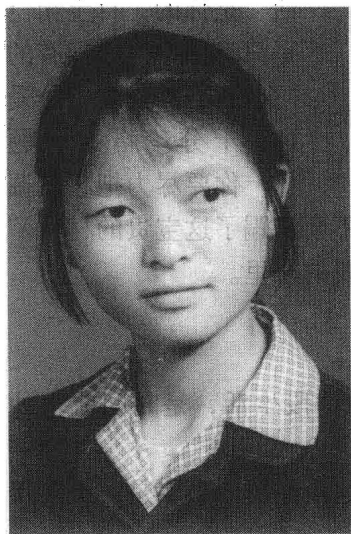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讲述我的故事	(1)
第二章	“手！我的手断了！”	(5)
第三章	“我们中国，能接活断手！”	(11)
第四章	上路	(17)
第五章	路上	(24)
第六章	昆明在等我	(32)
第七章	醒来，无数双手托着我	(39)
第八章	请帮我写封信给他	(46)
第九章	雪片般飞来的慰问信	(53)
第十章	他们被拒之门外	(61)
第十一章	左手学写字	(68)
第十二章	三哥来了	(74)
第十三章	徐学惠曾躺在走廊上	(82)
第十四章	梦	(86)

第十五章	“哎哟！么指拇！”	(91)
第十六章	看到可怕的手	(98)
第十七章	收到两封信的下午	(105)
第十八章	宝珠梨	(112)
第十九章	昆明罕见的雪啊！	(116)
第二十章	给我开“点餐”	(124)
第二十一章	清炖小鸡吱吱叫	(131)
第二十二章	丁主任的遗憾	(136)
第二十三章	凑热闹的“客人”	(144)
第二十四章	离开八大河一个月了	(149)
第二十五章	元旦电报	(155)
第二十六章	小弟娃	(160)
第二十七章	“跳海牌，我来一个！”	(168)
第二十八章	肚子上做个皮管	(177)
第二十九章	他们兄弟俩长得好像	(186)
第三十章	小豆豆和大沙袋	(193)
第三十一章	陪着她掉泪	(199)
第三十二章	岗位	(208)
第三十三章	伤心的父亲	(214)
第三十四章	请来一位专家	(231)
第三十五章	借来一摞花衣服	(237)
第三十六章	厅长来看我	(247)
第三十七章	“请给我加个节目！”	(252)
第三十八章	我演我	(259)
第三十九章	礼物	(265)

第四十章	没见过面的公爹	(269)
第四十一章	翠湖·大观楼	(277)
第四十二章	医生们没有买到报纸	(283)
第四十三章	陌生的小战士	(292)
第四十四章	是我说了谎吗	(296)
第四十五章	她俩都写了剧本	(300)
第四十六章	好朋友的男朋友	(310)
第四十七章	我心爱的云南的歌哟	(319)
第四十八章	做了两件茄克衫	(328)
第四十九章	云南小妹妹	(334)
第五十章	我敲不开那扇门	(344)
第五十一章	暖暖的蜡，柔柔的手	(354)
第五十二章	再见了，昆明	(360)
第五十三章	有必要写下的一章	(368)
后记		(378)

第一章 讲述我的故事



19岁的陆政英。梦的年纪。19岁的陆政英哪里知道：厄运正在前面等着她。

我要讲述我的故事。

讲述一个少女，一个小女工的故事——19岁的陆政英的故事。

因为那一年，我有一段谁也不愿经历的，痛苦而又奇特的断手再植的经历。

无论人品、文品，都值得我们尊敬的著名诗人梁上泉老师，多年前，在我们矿山的家里，翻阅了1965年的《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有关我的断手再植的资料后，这样说：

“小陆，你说你要写这段生活的纪实长篇，这想法好！你的这段



陆政英的工作单位——云南省南盘江木材水运作业所。该所位于滇、黔、桂三省交界之处。地名：八大河

经历太独特，只有你才拥有。因为任何一个作家，决不会把自己的手，拿去锯断，来体验这种生命极限的体验。你一定要把这作品写出来。”

我的文朋好友，都对我说：“你的这段生活，是你的‘百宝箱’！是只有你个人才拥有的‘百宝箱’！你要十分爱护、十分珍惜这一题材。你要尽力把它发掘

得深一些，尽力把它写成文学精品，不要糟蹋了这宝贵的材料。”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

岁月如川。大浪淘洗掉许多记忆。

19岁的我，所经历的断手再植的这段生活，是时间流水冲刷不去的真金。

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要写下我的这段经历。事实是：十多年前就开始动笔了。

然而，我感到力不从心。无论是文化的积淀，还是艺术的修养，还是思想的高度，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我写写停停，停停写写。

时间老人帮助我，教导我慢慢地认识着、领悟着生活。

人生苦短，白驹过隙。

40岁时，我考上电大，读汉语言文学专业。三年后，我毕业了。

我要吃最好的桑叶，我渴望吐出最好的丝。那以后，我感到：底气足多了。

也许有人说，这里写的是好人好事。这当然是好人好事。客观上，这确实是共和国六十年代的好人好事。但，这绝不仅仅是好人好事——这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生活。

这真实的生活包容有丰富的内涵。

这一段感人的、催人下泪的生活，绝不仅仅属于我个人。

那逝去的一切，我没有权利忘记。那逝去的一切，我必须告

诉世人。我责无旁贷。

不。我不是在写我的自传。我想要展示的，是特定环境中，19岁的陆政英，和她周围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生命本相：有那么一些人，曾这样生活过。我想再现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真实人生。我要让人们知道：我们那一代人，是怎样走过来的……



制材工段车间的带锯、圆盘锯日夜吼叫。木材延伸成海洋。制材车间一片繁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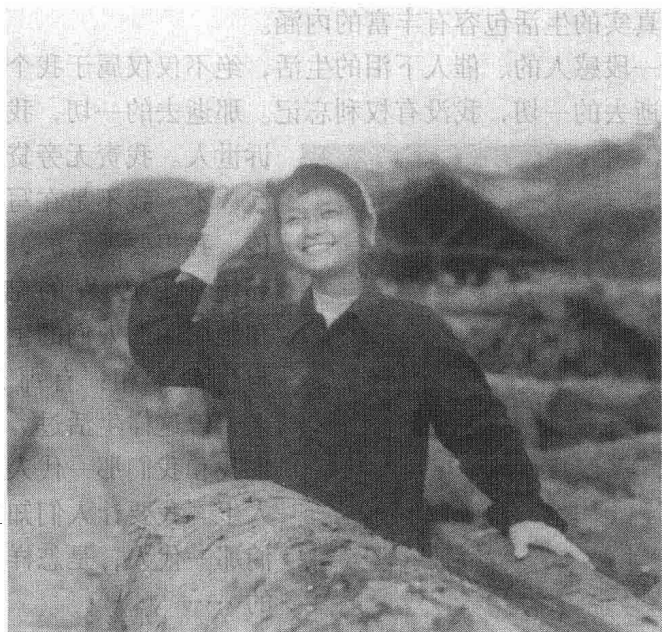
1994年4月6日，《四川电视台》的《文化多棱镜》栏目，播放了《女作家陆政

英剪影》为题的专题片。电视台的女播音员说：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为中国医学界创造了一个奇迹：将一位青年女工被锯断长达十三小时的右手，再植成活；二十九年后的今天，那位青年女工用她再生的手，为社会再创奇迹——她成了一位作家……”

这是一个时代的奇迹。这是时代创造的奇迹。

我开始讲述我的故事。



1964年10月的一天，制材车间外。

这张照片，因此成了完好的右手永恒的纪念。

第二章 “手！我的手断了！”

1

“手！我的手断了！”

当我顺着疾转的电锯呼啸的旋风，缩回右手——左手一下子本能地抓住正往下落的右手时，我的心里顿时明白：“手！我的手被锯断了！”

鲜血，像猛然拧开的水龙头，不是流淌，而是喷涌！

锯裂开的皮肤，从手腕断处向两边卷缩了，看得见锯断的骨头和各种软组织：

蓝色的，那是血管吗？红色的，那是肌肉吗？白色的，那是神经吗？

“手！我的手遭锯断了！”我大叫一声，左手捏着被锯断了的右手——高举着右手，疾转身，奔出了制材车间。

我一边跑一边还来得及冷静地告诉自己：

捏紧些！止血！

抬高些！一定要高过心脏！这样可让鲜血少流一些……

哦，是那片保险刀歪了，老是卡住送过来的木料。每改制一块木板，都得用手把木料扒拉一下，使其对准锯缝。太慢啦！耽搁太久了，讨厌！圆盘锯的生产任务眼看完不成了，才抽调我们几个大带锯上的青年人，来支援搞突击的呀！可要抢时间哩。我站到一旁去，用右手推正保险刀。已推过一次了，保险刀虽然正了一点，可还是没到位。

我第二次又去推，再多用一点儿力，推——哦！用力过猛！手，被推到飞旋的圆盘电锯上！

我捏着举着断手，疾转身，奔出车间。

鲜血喷涌！我浑身是血……

2

一瞬间！确确实实只是一瞬间，我的脑子里闪电般掠过：

千里之外的故乡啊！家乡的你啊！前不久，我才寄走那封沉甸甸的信。你收到了吗？收到那封令我脸热心跳的信了吗？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写那封信的手，断了！以后，以后怎么办呢？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你们的三女儿的右手断了！被电锯锯断了！你们常常夸我手巧，夸我很小就会学着缝衣裳，学着织毛衣……我的捡过煤炭花的手，11岁就挽着箩绳去担砖挣学

费的手，帮妈妈做家务带弟弟妹妹的手啊，断了！以后，以后怎么办呢？

——我那曾连续画过 80 小时石膏手的素描呢？

——我那曾翘起指头尖儿跳过的采茶扑蝶舞呢？

——我那曾使我如痴如醉的黑白相间的琴键呢？

如果，真的失去了右手，我不是还有一只完好的左手吗？左手能学会写字吗？能吗？

上海！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就在去年，接活了一个工人的断手，周总理接见过医务人员，刘少奇主席也接见过。《人民日报》上刊登过……

我的伤，我的断手，也应该接得活。

我被锯断下来的手，可千万不能被扔掉……

一瞬间！确确实实只是一瞬间。我的脑子里，闪电般掠过了这么多念头——就在那断手鲜血喷涌我疾转身冲出车间的一瞬间啊！

如若不是亲身经历，在那非常的一瞬间，竟然会有这么多纷纭的思绪，真是不可想象。也许，人的大脑里，也有一种类似铀的放射性元素吧？这产生在一瞬间的众多的思维，真正犹如迅猛的不可思议的放射线一般。

3

在圆盘锯台操作上手的余班长，见我转身跑了，大惑不解。他大声地喊着，问我旁边的一个新工人：“小陆咋个跑啦？”

圆盘电锯一直呼呼地飞速旋转着。车间里充满了刺耳的轰鸣

声，人们说话相互都得提高嗓门叫喊。

新工人是个年轻小伙子，才上班两日。真正的新工人，是才分配到圆盘锯上，同我一起拉下手的。他显然被突然发生的事故吓蒙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愣了约两秒钟，才对余班长说：“好像……好像她全身都是血……”

“呵——”班长惊了，急忙关掉锯台边的电动开关。

待圆盘锯“呼——呼——”地减速，渐渐停止运转，班长看见一条鲜血喷洒成的红线，从锯台上延伸出去……地上的锯末，也被染红了……

“哎呀！她遭锯着哪点了……”

班长立即冲出了车间。

“哎呀！你——咋个啦？”

“我的手断遭锯断了！”

小陈，这个上海人，这个大哥哥，第一个朝着浑身是血的我扑过来。

他当时正在板院里堆放木板。他偶尔一抬头，看见了举着鲜血淋漓的手奔跑的我。

我的心里着急。我的步履踉跄。

小陈从木板堆上跳下来，一把扶住我，把我往他背上一拉，背起我就跑。

我的左手仍然紧捏着断手。我的一双手肘，就搁在他的肩上。血，喷泉一般涌流的血啊，立即染红了他米黄色的外衣。

“扑哧！扑哧！”小陈大口地喘着气。他也十分着急！他才跑了十几步路，便呼吸沉重，举步艰难了。